

獐

園

繪圖第十五目錄

妖孽

凶宅一

凶宅二

人妖一

人妖二

人妖三

人妖四

人妖五

人產旱魃

人產夜叉

人產怪物

人產蛇

人產魚

人產銅法馬

人產百兒

人產夜叉二

人產雙鵲

人產十八兒

飛天女夜叉

飛天夜叉

疫鬼

爰居

人疴一

人疴二

人疴三

人產五
巨义

人產蛇二

人產鞦

人產犬

地血一

地血二

妖魅一

妖魅二

妖魅三

妖魅四

妖魅五

妖魅六

妖魅七

獲鹿吟詩人

亳州騎貍人

歐陽氏壁影

後宰門地影

服妖詩識

匠識

語識一

語識二

日識

歌識

名識

妖夢

雞籠

龍戰

龍鬪

龍陣

蚊咬

怪鳥

飛紙

吹被

羊毛瘟

白氣經天

風霾

妄男子

四川災異

黑風

彗星見

大星

夏雪

雨豆

木稼

天鼓

地墳

地血三

地中兒

蟹精

巨人首

妖蛟二

木牛

雨雹

冬雷

怪風

訛言

人變虎

犬登突

雞生兒

豬生象

呖吻共語

豕踞榻

永生人

人變犬

雷擊逆婦變獸

牛食人

疫鬼二

猖鬼敗亡日

繪圖第十五目錄終

繪園第十五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宛州尚書郎馬之駿校鈔

妖孽

凶宅一

北京安福榭榭某中貴策相傳其中為魅所宅常多
怪異故居者輒死嘉靖間松江光祿寺丞范公惟正
舍香蘭署秉正媵狎聞其宅凶竟僦居之光祿典夫
人同寢所幸媵某氏床在室東南隅其夜月色橫窓
媵大呼云有白鬚老翁長四五尺突撲一少年登床
可急起家人取火逐之杳無蹤跡明夜復有六七老
翁挾六七少年至光祿命左右持刀迎斫應刃藏匿

或窺其相次入壁角中推索寂、自爾姬病、光祿亦
病、加劇矣、其鬼數、見形如故、中庭有大卷、可容
五石漿者、無故爆破、如飛瓦屑、偏燔有聲、一日忽見
皂衣人數十、曾輦一大棺木進臥內、競扶光祿入棺
云、此中世界甚樂、請相公游其中也、光祿驚恨、計無
所出、謂云、我算曆尚不應、今與汝曹、夙昔無仇、何忍
荼毒至是、取魅云、然則相公覓一受替者可乎、時偶
有翦頭女奴至榻前、光祿指之、此女奴立詣爨下、縊
死、少頃、鬼即奔棺、納女奴還視、光祿而嘔、遂去不見
已、而光祿病起、姬亦無恙、後一年、遷官、轉質宅于同

鄉張兵部仲謙、有訊張所居安矣、答云胡床案几之屬、白晝無故、繞屋自行、觸壁乃止、夜則交關、移出相擊于中庭、食器常在空中、又投之于地、二三小鐵、常負一大釜而走、殆無寐矣、未久、移寓他所、榜于門曰、此宅甚凶、慎勿卜之、不索價而去、王徵君甲子年入京、目擊斯異。

凶宅二

無錫縣蕩口華氏有一室女、年方未笄、每夜更餘、常人矮見、長尺許、三三兩兩、繞床而行、竊以告于其父、父是夜持劍宿于女床、女曰、未矣、父不之見、掘云在此、父即手劍斫之、乃是一血塊也、大如斗、明夕見矮

人無數自地湧出索命口稱何故無狀殺我阿爺速
還命來其怪自一尺長至二三尺高齊屋梁奇形駭
狀不可稱論凌晨昇出棺木引僧道儀從千餘人或
走或馳或歌或哭鼓鉦之聲沸天又明日華氏報于
巡哨官校集軍士百餘人持兵往捕其怪我棄而出
亦持戈較格鬪我兵不戰而去官初不信自往驗之
為飛砂所中未及門遽返華氏意所居不祥即日扁
之徙去遂免計大謨親見而述云身亥年間事也

人妖一

崑山縣城外驢馬橋楊木匠家產一子年八歲矣腰
腹甚大五毛俱全性獐甚或怒而擊人挾力雄不能

制捫其兩臂，堅如鐵也。有悍少年數輩，抱持之，乃不得動。驗其陽，亦壯偉，與丈夫無殊。史稱人妖，厥是謂狄。萬曆庚戌夏六月，營將朱桂芳來說。

人妖二

江南嘗有赤面瞬目白鬚髮矮人，傳是社日所生。時即爾，終不能變，是名人妖。

人妖三

處州村落有一老嫗，鷄皮宦髮，狀如山精，年類百餘歲。耳中藏五穀，時呼其子孫，用銀窠耳，爬出黃白二種，秔秫二稻米，大小麥，五色苺，累不竭。日可得一升許，不測何所從來。村人戲呼其兒曰倉耳子。

人妖四

數年前蘇城有瞽目小兒不知姓名時可十五六歲用兩手于人家版扉上作擗鼓拍板鳴琴拊瑟敲鐘磬擊之聲口中吹出笙簫篳篥管諸樂聽之皆合五音六律亦能半面笑半面啼如唐時壽安男子與朝野僉載所紀人妖更增異矣

人妖五

萬曆己酉年太原府諸地有人妖異常未幾復有牛妖形狀不一並見邸報

人產旱魃

京山李氏第四母舅陳翁家有給使婦人產一旱魃

形如猿猴其頭面上仰眉目口鼻皆向天產下置地能行急趣出門莫知去向家人跡之不及矣相傳旱魃乃龍種天恐墮雨其口中故旱毛詩所載不誣也

人產夜又一

萬曆丙午上方山下編戶陳妻許氏產一夜又相傳江南民家婦女略有姿首或性多邪淫便為五郎所馮愚而貪者反利其有日漸相安至則出外避之金銀珠翠充物室中其婦女與五郎交合便懷鬼胎生子女如夜叉羅刹之狀頭有肉角遍身作藍澱色啼聲如嘯名曰鬼雛父母急而殺之諱其說于鄰里至市井之家凡有五男者不曰窮五郎則曰富五郎尤

可笑異

人產怪物

京山胡孝廉官農其弟婦媿身生一怪青面赤髮齒如鯨目如猿身皆靛色產下便椎殺之其家女奴復生一肉團如球囊然盤旋于地刀劍斧鋸椎杵皆不能入火焚之亦不燬後卒棄之野中聞于李博士

人產蛇一

蘇城舊有舉子其婦病症形如黃葉臣藥之功因秦家有小樓當街婦常凭欄而眺忽一客過其下數目婦不已婦誤為挑已也怒告于舉子使人跡之乃是吳與凌漢章舉子曰神臣也急追不可失遂致之家

漢章曰：君婦失今不治，三日後死矣。令袒其胸，當心下一鍼之，婦便絕倒于地。闔家倉惶，漢章曰：無憂也。趣滌廁具，以穢移時，果甦。呼腹痛甚，立產下一蛇，頭目手足，鱗甲畢備。藥鍼乃貫其目，因知術之神妙矣。

人產魚

萬曆己酉，石湖民陳妻許氏產一白魚，壬子蘇城吳妻媿身產一金色大鯉魚，長四尺許，鱗甲燦然。其家大駭，投諸清冷之淵。里人呼其父曰：漁翁，聞于趙居士宿光。

人產銅法馬

萬曆丁未、吳縣石湖民陳妻許氏產痘、又白魚後、又
批、過期不產、一日請治平寺行敬僧在家轉經祈祐、
其夕功未畢、內叫腹痛急、忽產下一胞、訝是何物、破
而視之、乃一秤銅法馬子也、舉家大駭、權之重十兩、
視其背有鑄成字樣、驗是萬曆二十二年置七字、跡
甚分明、至今尚在、章象圭秀才在居、與婦家壁鄰、偕
同奉方逢時親詣其廬、傳玩而異之、後復以訪於人、
終不能曉、或疑銅精所交、或疑五郎所幻、未可知、

人產百兒

蘇州城東陸太學邦杰司勳公之長子萬曆己酉年
間、其家人婦產一肉胞而無血、破之中裹百餘小兒、

皆一二寸許、父母懼、棄之後、亦無他秀才、在茂壻說
八產夜又三

萬曆戊申年、蘇州南潼子門、戴紅花家小婦、連生二
夜、又父母厭惡、驅令遠棄、癸丑年、玄妙觀前民家婦
產出、夜必非常醜怪、榜而迎之、六門衆共辱之、然後
殺棄、甲寅年、閩門外山塘上婦、念妊身將產、夢神教
往光福山中、既至、光福依所親家、其夜產出一夜、父
里婦見而驚走、七日、母子俱亡。

人產雙鵲

華亭縣蕭塘宋氏、其家監徐顯之、得一乳而舉雙鵲
翠羽、秋三、俄而縱之、飛去後、亦無他、考廉懋澄說是

數年前事也。

人產十八兒

宋孝廉所親家，有手下婢產出肉帶子一條，帶上共懸十八小兒，面目形骸無不具備，聯絡如綴，觀者雲集，其母懼而棄之。

飛天女夜叉

萬曆癸丑夏，所親王穉庸持古玩入楚中，舟經揚子，與數客共載，客言歛之黃山近，有大姓某氏生一子，風儀秀朗，為娶婦于舊家，其家相去數十里，已無父母，止兄嫂送親，薄暮行至中途，天漸昏黑，新人從車幃中渴甚，求飲伴，婆開鎖，遞漿一甌，與之，擊未定，忽

起怪風一陣沙霧漲天捲倒人輩在地移時方蘇送
親者頭面隨損狼狽迴東時已更餘燈燭撲滅伴婆
寡車幃以手捫摸見新人在幃中裹中端坐如故不
知其非故女為鬼所踞也急命役夫隔村乞火昇車
前行比至門曙色動矣卓二合菴未及定情晨妝畢
即謁見舅姑視之姿媚無比舉家驚羨謂是天人歎
未曾有其夜歡讌方散夫婦闔戶而寢中宵聞屋中
研礧之聲又聞何處指牙嚼骨父母熟睡亦不暇辯
也比日向午寂無響跡相與撤扉視之則此鬼袒坐
于林散髮裂目噉其子骨肉殆盡餘骸狼藉林褥被
簾濺血淋漓僅存趾踵而已大小喊嗟怨酷無雙遂

巡階復旋風倏起塵石飛揚嘯聲有如霹靂化為異
形而去不知所在矣後向家訐訟推勘換去之女宛
然在山洞中亡恙家人共相質訊其女如睡方起神
形已癡驚云本在新人轎子裡那得至此方知是鬼
所為而此子竟死聞者莫不傷惋世間食人鬼甚多
然黃山之鬼或飛天女夜叉亦按搜神記載東漢建
寧中河內有婦食夫斯六人牧之先作者也王生不
信狡獪故姓名莫得而詳焉因知唐人小說所記縫
衣婦人蓮花娘子輩並非架空之談矣

飛天夜叉

萬曆中吳縣觀察副使馮笈為處州倅時忽有一怪

物長丈餘狀如猛獸色絕白從空躍下突入都市中掠人而去日以爲常群衆大駭莫窮其跡因罷市馮乃下令懸賞募獲怪物有獄中死囚自負勇力願應募免罪馮便召令具責仍拘擊代繫放出此囚伺其往來出入在一石洞竊踪跡之匿身洞門陰令吏卒十數輩持兵仗伏其後見此物騰空如飛將欲入洞因出袖中四百斤鐵錐擊之似中其腰俄頃仆地不能動矣急呼伏卒共入捕殺遂獲之驗是飛天夜叉也趙徵君宦光小宛堂夜說

疫鬼一

湖廣京山縣蔣氏子在家忽被人引出門見門外教

百小兒着各色絳衣，瞥焉不見。俄見地上擗數百小紅旗，上書天下大亂四字。蔣心動，俛首諦視之。乃冉冉映日而沒。明夜夢至一處，所見符同。未幾，里中疫病流行。蔣氏家口死者數十人。方知是疫鬼所為。李右丞繼楨楓橋舟中說。

人疴一

萬曆己酉，山西太原府兩人共斫而生，止一目，手足皆具。並是女子，數日而死。李右丞繼禎時為廉訪，親見其事，記之。

爰居

萬曆丙戌，太倉州城內某氏園池中墜一海鳥，不能

去翼如垂天之雲，群衆不識。曹子念至，識是爰居。州牧遂下令，遣居民供其食，日費魚肉數十斤，粟數斗，停十餘日，衆力不能給，謀以毒制之，而死。明年，即有大疫，民死于饑饉者無算。趙徵君宦光說。

人疴二

萬曆三十七年，蘇州城東牛姑濱上，餽工張乙妻，妊身十有四月，生一男一女，兩身相背，夾脊並連，手足各完，倫父母殺之，懸于玄妙觀中大槐樹頭。從風簸揚，數日而盡。已下數事，並醫師朱一誠目擊傳說。

人疴三

萬曆三十七年，蘇州閶門外山塘，敗船婦石三娘子。

產出一男一女對面生，兩腹相連，陰陽具備，其首辭猶人，而四手四足，皆烏形，爪黑色，長數寸，殺而棄之。此婦尚在。

人產五夜叉

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蘇州城西中街路撫州顧開寶石行婦朱氏產出夜叉五人，一飛去，其四搥殺，以銅鑄成尸而棄于衢。

人產蛇二

萬曆三十四年，蘇州城西二城橋王文恪公家，有女奴懷娠，過期不產，忽產出蛇首人形，復縮而入，乞匿家，墮胎藥下之。

人產鯁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蘇州閭門外山塘吳副使家人婦產一肉球、取刀剖破、傾出白鯁、可三十餘頭、蜿蜒在地、俱而棄之。

人產犬

萬曆三十三年、蘇州浙野闕沈龍家、有女奴姓身十有五月、產出二犬、一斑色、一純黑色、鄰里無不見之。

地血一

萬曆四十年四月、無錫縣南門侯家市房居民、厨灶地裂、湧出鮮血數斗、鄰里驚聞于縣、令親詣驗之。越明年甲寅、訛言錄興人民奔竄死于道路者不可

勝計

妖魁一

蘇州閶門外下塘徐開闔之族，余之妻黨也。嘉靖末年，開有妻伯家使者某，自尹山莊居徵租而還，出門太早，行百餘步，見一黑衣人，後來大呼之曰：「此地不可獨行，我來為君作伴也。」既至，使者面如熟識，不記姓名，便與之俱。時曉霧漲天，前路莫辨，其人每以其所經物導之，或曰溝，或曰岫，或曰橋，或曰泥淖，或曰水坑。使者幸免顛躓，拍肩把袂，恍惚近城，至盤門釣橋下，使者先登，黑衣人竟不肯上。使者曰：「何故住却？」黑衣人曰：「我不來也，莫要我做個怕：：與老兒看。」

斯頃之間，聳其身長數十丈，目赤如電，吐舌至地，亦
數十丈長矣。使者震怖，忽失聲仆地而絕。天漸開明，
行人見屍卧橋上，識是徐家幹辦，走報其城外典中。
集衆視之，則辭冷面黑，口角皆流涎矣。嘆髮多指，俄
頃而蘇，具述所見如狀。爾後蘇城大小人家遇小兒
啼便止之曰：怕：：來也。又常用兩手劈其下腹，赤
肉吐舌，以驚小兒。戲曰：野貓即効此怪為之者。至今
輕薄子弟，徵逐平康，相率校獵，亦多為此態。俗謂之
做鬼臉。

妖鬼二

江陰有習禮夏氏家，數見怪。午炊方熟，舉釜看之，飯

二斗悉失去都無遺粒在焉細視逐粒移置堂內窻
櫺格于眼中排列甚勻無一粒重者家有嬰兒甫弥
暮方在地匍匐忽然亡失求之不知處奔家狼狽推
索既徧却偃卧于廁版上垂首下視狀若欲落而不
落良久乃蘇是時江陰釣臺湯氏亦有鬼在家與人
言語飲食如常惟不見形容至具茶魁於空中竊罵
奴曰我獨不得一甌飲乎奴不得已傾茶于甌置之
案上輒空中將去微聞激齒聲一生咸駭桔槔在壁
魁率之走為懷及羊犬之屬悉攝以納諸奩中哀祈
乃出後過虎龍山使者載正一明威錄數百軸至以
黃縑為幘丹書其文二氏遂捐貲買錄各建精廬一

一區供養之，其魁遂絕。案神仙傳云：天人授張道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法，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為師。

效魁三

常熟縣前陳四房教授里中，有一魁在家經年矣，推牕打戶，曼嘯長歌，撒擲土灰，飛揚瓦石，假作主人言語，宛然無異。百計遣之不消，但不見其形，而空中飲食談論如故。家僮捧執飲饌，悉為所分，食還置器，當其喜時，客至互相酬對，且佐主人應答。主人不在，代為送迎。一日有客來訪，從容謂主人曰：子不語近來如何，主人未及應，魁遽作聲前進曰：索隱行即今在。

此聞者顛覆而出，此萬曆辛亥壬子年事也。

妖魅四

齊門外木行潘猷言^自十二歲時夏月出門乘涼與群兒校擲為戲群兒走散隨行止小奴其夜微有新月忽見路傍榆樹中湧出一人頭如車輪大髮如猿獾牙如虎豹有三巨目皆深窅光若鏡明直來視猷時小奴已潛身草積間屏息流汗猷四顧無人遂失殺連叫羣兒相救如是數十殺莫有應者已獲小奴率與俱歸將取床頭佩劍擲之聚眾秉炬復采其處已無有矣猷常話此事于人戒令夜無行路

妖魅五

嘉定徐生少落魄不事家產忤容可掬仰天常吁一
夕獨坐空階烟淒月黯四顧幽靚弔影自憐家人相
顧而謂曰卽君神思一何慘怛徐生曰去之非爾曹
所知也久之聞左膝中隱有人語聲大駭俄而其
膝劃然迸裂亦不覺楚忽見走出老少美醜長短肥
瘦數十小鬼並二寸許模樣相次而奔馳于徐生衣
袂間嗔自鼓鬣交口煎罵生益大駭連呼家人起看
恁眼熟于卧內笑生問其與君等何仇而來相困左
膝魁罵曰冤仇已深今夕相會尚能放汝活耶紛鬧
之際俄又見右膝亦開仍走出數十小鬼模樣如前
笑而解曰鄉輩不過欲索旧欠耳何得麤行至此左

膝魁曰、公者屬五百金、非小事也、安能相放、右膝魁曰、若然、當償吾屬以千金、豈止五百已哉、相與拉攤衣冠、咬噬頭面、徐生顛沛極矣、苦祈之曰、某家無擔石、妻孥不免于飢寒、何處覓千五百金奉償諸公、惟有一死而已、右膝魁曰、君莫尋死路、明日為買紙錢楮鏹如其數、焚之、慎無後期、吾屬且去、衆便應聲而迴、一齊從兩膝間走入、沈顛之友趙昌侯與徐生善、親見斯怪、所在詒焉。

妖魁六

蘇城王天井巷孔家、訓蒙為業、萬曆戊申六月十九日、其母夜出裝香、觀世音祝座前、見有一短身材人、

樵巾緇衣、皆朱裏、先在猊座前作禮、畢繞座三匝、母大怪之、是夜遂由不去、或時見形在半空中、高出人頭二尺許、談未來禍福休咎、時蟹之間、殺甚清朗、向人索飲食、下筋皆空、孔家心有所欲、雖難致之物、輒于空中以囊襍裹之而下、人有不正者、面刺其非、時申孝廉令人產後疾篤、衆匠束手、遣使者叩之、便歎息云、營救之路窮矣、厥後銀錢珠翠皆能運致、孔家寒素頗以裕饒、其持性酒詣門祈禳疾病者、晝夜不絕、嘗問其姓、曰姓李、問何所人、曰江西、問何年下世、曰某年豫章飽李書生、平時唾青紫如芥、不虞橫夭、游魂無依、訴于上帝、不理、投于有北、不受、以

此作地上消搖散人借君家暫託居停耳孔家二郎始以扶乩召此妖魅後又陰使道士陳鐘禁咒驅之法不驗魅從空中歎曰如此貧賤何事費却金錢吾當取還有頃道士之金復歸首尾半年至臘月廿四夜忽云明日玉帝降神之期某且避却其夜去後往來漸稀至今未絕

妖魅七

方秀才逢時自言六歲時是萬曆元年初僦居蘇城外北濠小宅子有母多病止一舊使老婢亦病黃喜睡時：呼喚不至每夜常有青衣女奴年可十二三來房給使呼之則不應然之俄復應去其家無人利

其奔走後竟置之不問矣。歲以造酒為業，其夜蒸餾，方熟，釀工搏餅飼。逢時，忽聞脫襦，外有警效聲，而甚微。已而伸一手至，逢時前，其手藍澱色，指短，爪甲纖長，有赤毛連臂，乞分掌中食。逢時怖走，頃之聞脫襦外言曰：「飢甚，從小主人索食不得，望酒師乞我一團。」泰于是釀工聞言，遽以少餅搏與之，其手即縮去。又言曰：「食甚美，恨其少耳。」釀工詒而叱曰：「老死魅，無厭乃爾。」曰：「是遂絕，復窮其跡，杳然。」或云：此餓鬼乞食也。

獲鹿吟詩人

獲鹿曹公時聘，繇蘇松觀察使，驟遷江南巡撫，無幾移鎮濟上。母太夫人老矣，子登賢書，當公在濟上時。

其年癸卯大計有所善某布政入覲北征道經獲鹿
假公空宅以居家口而獨身京師宅有外舍大樓不
知何年護儲布政家館師及滅獲輩成聚其下宿為
時夜未央月色寒皎忽聞樓上有軍士吶喊鼓其扁
以蠟非人所入衆驚覓起視聳然墜下樓板見一人
從空而降黃巾青衣白腰纏用花繒繳其股手持紅
旗一面其如今之戲場中所粧哨探之狀遂轉數回
朗吟四句其詩曰好記來年杏子肥萬家煙火照晴
輝風塵滿目長安道回首江南事已非吟畢嗟嘆不
勝遂上樓去相次而下上者凡九人咸歌詠此詩衆
乃隨口抄之而粒束五色各別或向布政家人索轆

應曰無。或索賂賸。又應曰無。衆皆疑是綠林將軍也。稱為大王。既去。呼主家秉燭啟視樓中。牖戶甚密。周遭無隙。而莫知其來。及明。倉惶徙居他舍。笑時吳人張去非道經獲鹿。還述事狀如此。後聞曹公一門相次淪讞。識者于此卜先兆焉。

亳州騎鯉人

宛州馬翰林之驥。登萬曆庚戌。甲夫人。在家因病。白曰。坐閣子內。忽見屏外有矮人。狀如焦僂。騎一斑鯉。入來。問何謂。荅曰。迎夫人至亳州住也。倏然不見。無幾病卒。其同年韓敬狀元說。

歐陽氏壁影

建昌府編戶歐陽氏西閣子壁上時：幻出閨閣簾
櫳種：諸狀中有一女子據狀而坐書清人悄羅幃
半開丰姿端妍代所未識嘗着足于膝以邪幅纏之
微作約縑迫秣之態纖悉畢具紅襦宛然看人逼前
則漸移其身映入帷中紫衣碧裳點甚分明久之乃
隱：漸減少頃都無跡矣歐陽氏惧錮鑄其室後不
知竟如之何鄧漢御史與居鄰近親見其事而說之
也

後宰門地影

萬曆甲辰乙巳年間妖書妄作告姦全興無不搖手
禁足宮中終夜相恐數聞怪異殺劫 皇上與 太

子日夜抱頭而泣。羽林軍士扈從警蹕者浴鍤數重。至十月十三日。聖母壽誕。百官先詣朝天宮習儀。舞蹈之際。不覺妖書滿前。無不駭愕。及趨朝。則交戟上下。妖書滿地矣。明日。皇上盥漱畢。着衣登座。其書忽在袖中。心稍異之。遂寢其事。不問。第戮矯生布帛。以伸三尺而已。其時沸傳後宰門外。沿皇城一帶。墻下地上。忽影出城郭山川樹木人物諸狀。有錢騎數百臨城。上皆豎旗張幟。兵衛森嚴。隱與畫圖無異。是日天地無塵埃影。甚分明。觀者如堵。移時漸滅。如是者積四五日。乃絕跡。後亦無他。竟不詳所自也。按唐中宗景龍年。東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地。

皆如外影人馬樹木行立其上，歷歷高影可俯視。月
餘乃滅，出杜光庭錄。異記又高郵州有一寺名講堂，
西壁枕道，日晚人馬車輿影悉透壁上。辰午之時則
無如此二十餘年。出酉陽雜俎。乃知徃昔故已有之，
不足為異。歎書之北，殆斯驗矣。

服妖詩識

張次公獻翼，暮年忽改名為牧。師輔申公嘗言：牧字
類殺，非嘉名也。後致書于人曰：張牧空首，又頭戴紅
紗巾，身衣木錦袍。上寫芰荷形，紅綠相間，謂之芰
荷衣。余徵其答云：昔年遇一方士，相某身首有血光，
故製此巾服，為厭勝之法，非有他也。又語余云：某生

平無一善狀必欲自詣于獄一夕而出子為我言于
長洲公曲成吾志無令有限不然吾且藏刃衣間自
屠而已余掩耳而走是年甲辰春賦得得一蒂三頭
紅芍藥詩手自題箋寄余：怪其中語多不祥有云
頭：並處凝愁黛面：開時映舞衣不是歌成三婦
艷何緣相傍復相依其秋張公竟為盜所殺同時遇
害者七人三婦與焉橫屍曲水草堂前官來驗檢面
有刀痕頭皆相並宛是紅藥詩中景益其識矣然一
蒂三頭豈花妖之先見者乎

匠識

蘇城玄妙觀舊名天慶在卧龍街東屢火因朝復

報：之時，匠人運斧雲中，釘殿西南角椽，未畢，下有
擔人朱皮匠，過停擔看之，語諸匠人，此殿角竟低了
也。匠人曰：方欲借爾頭高去皮匠，歸其夜無疾而殂。
明日，匠人便雕刻朱皮匠之形為木偶，粧塑于殿角，
以頭擋着柝柱，至今在焉。近日重新此殿，併修朱皮
匠故像，不廢矣。

語識一

蘇州徐中丞漁家住杉瀆橋東堂，鳩工累石，建都憲
坊于門，窮極壯麗。當棹楔未成之日，中丞召石匠于
庭，責其怠緩，將杖之。已而左右並請，乃見釋。既成，已
擇時日豎起，其夜石匠竊踐糞穢于柱石之上，至五

鼓時及矣。役夫畢集，視其石已被污壞。中丞大怒，然不及稽數石，匠唱云：「請問貴人，將待洗却而後豎乎？為是豎之而後洗也？」中丞應云：「豎後即洗。」吳語謂死曰洗。建坊未幾，中丞果得疾不起，一如荅匠之言。

語識二

余郡林理公文熊，閩南人，居官操潔，而性不能容。丁未冬十月，從武闈中出，昏夜過余草堂，秉燭共談，茶更輒勿。告別，余謂明度何倉忙若是？理公曰：「從霜臺下車以來，自春徂秋，曾無少暇。僕每晨起，篝燈着幘時，誤着或脫絨纏結，不免枉費工夫也。」余曰：「然則何將當閒？」理公曰：「期不遠矣。」輪十指云：「算霜臺以

某日行事畢，郡縣上計諸僚以某日發大約十一月
望可得燕聞，當從帝左右耳。余唯：未幾理公誥于
吏議，遂將母南還，發舟之日，余送之胥江青楓亭下。
正十一月十五日也。得閒之詒于此應矣。先是兩年
前，司理與郡丞徐辰采建議論參差中生嫌隙，余嘗
稱縫其間，竟莫能釋也。一日兩人同往朝觀，使臺
而出，行至戟門外，徐以手拍林肩，連聲字而謂曰：僕
與君一奔同辭官，歸去大樂也。林聞之愕不自安，洒
然變色。是年冬，徐以母艱還楚，林以論列還閩，相去
三日，又符同歸之言。

常熟瞿長公汝稷以尚書廣歷官至長瀟都轉運使
尋內擢太僕少卿正四品京堂任子官中妙選也唾
手而得實緣銓曹注意推擇耳然瞿聞報數日遂卒
于任不及詣京拜官識者知祿仕之由命矣外傳瞿
赴職啟行之辰為日者誤選乃天雲不返日也故家
人隨任者相續喪亡僅存其子護喪南還小說載唐
朝李林甫當國凡除拜必用獨鬼敗亡日莫其不終
故宋進士張居正詩曰偃月堂中獨鬼散水晶簾上
美人來為訛林甫而作也考之陰陽家最多獨鬼敗
亡而獨天雲不返逐月輪四五六日然則趨吉避凶
理固有之不可不信

歌識

閩門賣戲人張甲祖貫軍籍性嗜酒每醉後愛唱琵琶記中萬點蒼山何處是修竹吾廬三徑日以爲常後滇南戍所來勾張往補伍竟死于戍鎮人葬之點蒼山下

名識

余先觀察叔父有紀綱之僕曰沈清最善幹辦後道其入京渡清河溺水而死今人偶沈字即沈字益命名之曰已兆其識矣

妖夢

有亡叔夙與贈公兄世揚不睦萬曆己酉年除夜叔

夢與兄兩人相見歡然，共至一處，見古堂中大金漆几，甚是明淨，旁置銅盤，高插銀燭一枝，燭下有大端石硯，不知何人先磨墨汁在內，硯旁安二草書筆，遂與兄兩人各執其一，醮硯心濃墨，並書毛詩中人之云亡四字于几上，運筆如飛，爭先鬪勝，不知凡幾，百字頃之，盈几皆墨，無隙處矣。相與鬪筆而嘯，忽有二青衣童子從簾下復昇出一几來，與前無少差異，兩人乘輿又復鬪書四字如初，凡換三几，墨盡筆秃，燭亦見跋，乃止。忽聞鐘聲，遂驚寤。及明，是庚戌歲朝也。叔心怪為不祥，以其夢話于子瑛。後月餘，余過廬山下，聞其說，為私誠瑛曰：此夢至惡，非所宜言，爾其

秘之無何兄之子謙益驟發鼎甲、宗族親戚無不載
羊酒稱賀、余時謂妖夢、不踐矣、又無何兄病、叔亦病
兄以五月十六日亡、後總九旬、叔卒、板蕩之章殆
斯驗矣

雞籠

常熟徐昌祚工部尚書杖之孫也、父為典客、昌祚由
任子歷官至比部郎中、頗不自戴、驕鄉、維里邦君朝
昔、咸為側目、萬曆己酉年元旦、昌祚衣緋腰銀、臨祭
家廟、將入廟門、忽有旋風數陣、吹一雞籠加其頸上、
左右狼狽脫之、冠簪墜失、不勝潦倒、至秋八月、怨家
發其沉姑罪狀、大吏將置之辟、竟斃于獄、按雞者老

酉也。龍者，犴狴之象。果以酉年酉月身亡，家破廟門
鐘簾漸生花，鮮安知非尚書之靈先見咎徵以警之
乎。閩邑人無不知其事。

龍戰

張廣文曾分教維揚，云嘉靖年間，雨七日而水暴漲，
瀕河之地，沉灶產蛙，居民見雨中有黑白二龍，鬪于
松樹之杪，林間夜有光如皎月，徐視之，則統樹皆絡
珠繚若弥天羅網，莫可近，乃知龍戰為爭明珠，而蔓
延民患不細矣。

龍鬪

萬曆四十年八月，烈風淫雨者浹旬，海虞福山江口，

有龍九條聞于水中，颺作水溢壞民室，廬無數。十一月三十日，龍見震澤。

龍陣

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十三日，胥江龍見，所傷室廬，禾稼舟楫不可殫數。有長洲縣諸生金鵬材，其姊婿是梅社顧氏，住盤門內，薪橋弄中，家有小閣，可凭。金生獨坐，遙見城下水勢漲高數十丈，舟帆悉在半空中，惟載米缸重，僅卷其艙板而去。其小舟點綴如落葉。有沉者，有覆者，有墜于田間者，有墜于他處者，無一得完。細看有青龍二頭，黃龍二頭，垂首下飲于河。鱗甲如鏡，歷歷分明。金生親向其師同學方逢時說。

妖蛟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吳縣西山白馬澗錢尚書墓上出蛟二條，山中水漲，壞田廬，人畜無算。王徵君穉登有壽藏，在澗之西，庵曰廣長，跨澗而居，有皆被漂溺。徵君坐松雨樓上，看水勢騰湧如城，人皆巢于樹顛。牀榻案几，農車之屬，悉在半空中浮沉上下。附載其上者，得不死，經數晷，漲痕漸平。

怪鳥

萬曆十五年五月，晝間蘇松嘉禾濱海之地，中夜海嘯湧溢，數十里，聲如迅雷，漂蕩空廬，人亡數，皆在夢寐中，死于床下梁間，樹頭屋角，有又無數，流屍暴骨。

悉填溝壑其年歲亦大稔斗米千錢菜色相望先是
一年前海上有大鳥如鰲鱉之狀迺若車輪點額掉
尾空濛中作風雨聲鼓翼于風濤之際人咸以為魯
東門爰居識者已預知有此變矣。

飛紙

萬曆近年間城東祥符寺巷人家造絳紙為業染成
次第用長竿曝于中庭時夏月午後忽風起不及守
藏有箋百餘番皆長丈餘悉為旋風捲去略盡直入
穿雲隱々漸沒望之若餘霞散綺矣或云天曹取以
供案牘之用按三水小牘亦載有唐時鉅鹿郡飛紙
事焉。

吹被

其年五月廿三日大風城西晒袖被于月臺上亦為旋風所捲吹入雲中小兒喧傳天公取被

羊毛瘟

萬曆三十二年吳中病疫俗傳為羊毛瘟民家醬瓿食器中往往見之王太學無曲家曰全僮子掃階前地每早得羊毛半升許未幾病者瘳妖亦遂絕

白氣經天

萬曆己酉內靈臺奏二月初十日夜生白雲氣一道經天不滅占之曰兵起當有拔城大戰見邸報

風霾

己酉三月二十六日北京昌平鎮懷柔諸縣申時分

忽然颶風大作，陰霾蔽日，白晝晦冥，樹木吹折，屋瓦盡飛，田野禾苗，土沙壓沒。至二十七日戌時方止，見順天撫臣疏中。

妄男子

萬曆己酉二月十一日，北京守衛東華門，忽有披髮瘋顛，不知姓名，妄男子在禁城內東廠遣官追捕。此人徑由東華門去訖，欲滅不見。先一夜，司天臺奏有白氣亘天如匹練，狀占曰：主兵。又數月來，西方稍南一星獨大而光芒四射，識者曰：龍頭，亦兵象也。是歲北虜跳梁，薊門遼海之間，烽火晝驚，人心騷動。以其

應矣、詳見諫官奏疏、

四川災異

萬曆庚戌二月十九日、西川安縣道石城永平五城諸鎮、五鼓後、地大震、數聲、諸將公廨中屋瓦梁木、拉地有聲、如棟突崩、門扉不掩而闔、四境之內、十室九傾、號呼沸天、如是竟日、乃止、閏三月十四日、資縣東城小十字街、西城金帶街兩處、忽有火星飛起、目風發火、東西南北、狂焰四合、延燒廨宇無數、民家總計一千二百八十三戶、明日居人出徙城外、用逃回祿之患、其日復遇江水暴漲、人畜器物悉皆漂沒、城中民免于焦土者、盡為魚矣、又川南道瀘州諸衛、四月

中、天地晝晦、山川震動、暴雷怪風發、屋折木、無何雨
電交下、計掀揭官廨、教場數十餘處、瓦亦竹樹旗旗
帷蓋之類、俱飛在雲中、沙塵暗天、咫尺不辨、凡損田
麥數千餘頃、而黔江一縣為雷雨漲、沃衝城壞、岷蕩
蘆瀟野、淪陷不知幾百里也、事見朱御史疏中、未明
何詳、豈天怒至是乎、

黑風

萬曆庚寅七月、族姪達道時為山東曹縣令、其日晚
衙方理文書、忽有黑風從東南暴至、沙塵暗天、滿堂
漆黑、咫尺不相見、強令小胥掖而入、便就寢、至夜半
後、脫間忽起紅光、一室洞赤、良久復暗、凌曉風乃息、

外傳發屋折木傷苑人畜馬驢不計其數俄而中丞具狀以聞于朝竟莫測何怪

彗星見

萬曆庚戌二月廿六日邱報司天臺奏彗星晝見自午及暮沈光數十丈下入于地

大星

萬曆庚戌七月初四夜更餘蘇城內外咸見有數大星經天或從東亘西或從南絡北光明如晝者移時燭若火樹銀花久之乃滅乘涼人于光中無所不能細及豆花棚上絡緯蟋蟀皆能見之不知是何祥也

夏雪

萬曆十七年大旱，夏六月十八夜，月中飛雪，紛若吹絮，攬之皆六出。

雨豆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廿五日，天雨赤豆，常熟最多，有人拾得一二粒者，藏之不變。萬曆中吳越間天墮黑雨，其點如墨。

木稼

萬曆六年冬，大雪大冰，江南人家樹頭簷下皆結冰花，玉綴珠聯，奇形環狀，撼之鏘然有聲，非天工之巧，不能幻而成也。

天鼓

萬曆甲辰乙巳間、京城內外咸聞天鼓鳴、聲震數百里、見邸報、

地墳

甲辰乙巳年間、北京朝天宮內地忽隆起如墳、丁酉秋、蕭山縣城內地墳血濺樓角、

地血二

萬曆癸丑年六月下旬、無錫縣大市橋一帶村落地中出血、不信往視、鄰家掘地二三尺許、皆鮮血、流如注、高承先壬寅年客于閩、為李興化游、見報長樂縣民家地血數十丈、

地中兒

蘇州游野閣前村落，相去里許有太平橋，側有一佛廡，復有大榆樹，可合抱，矢離樹四五尺，是田疇大路，皆剛土，畊人忽聞其下作小兒啼，因取荷鋤掘之，稍深焉，得小嬰兒三個，長如箸子，似新產，下狀手足耳目，皆歷歷具備，後觀者漸衆，畊人挫殺之，鮮血淋漓，遂不活矣。此萬曆壬子四月間事，屈夢龍親過其地而說之。

鱉精

吳興弁山中皆簇空，相傳為鱉精所踞，常年夏秋出見，有白氣上亘于天，如素霓之狀，所至禾稼傷損，數居民鳴鑼擊鼓喧沸其下，名曰逐鱉。

蚊蛟二

新野縣編戶張家平地出蛟，俄頃之間，風雲雷電交集，其穴方圓一席大，爪鬚猙獰，蟠蛇牆上，如有攫拏之狀，家人咸怖走，既出，而室廬摧圮，其牆亦頽，戚伯堅親見之。

巨人首

太倉王奉常次公世懋，家住州前，先年起造堂皇丙舍，工人掘地，鍾下有瓦，得一巨人首，狀如五斗栲栳大，驗是數千歲骷髏，所謂防風之骨，專車，信而有焉。戚伯堅說。

木牛

萬曆十三年，山東臨邑縣城南民呂中家木牛見椿。

樹古根，掘土宛然，頭目角吻，無不克肖。

雨雹

萬曆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山東臨邑縣雨雹，盡作男女鳥獸形，見邢太僕侗志。

冬雷

萬曆癸丑冬十二月二十六日立春，先一日夜半子刻，忽有烈風暴雨震雷閃電，一時交作，霹靂數聲，擊人而死。月駕園千年怪柏為風吹折，遲明乃定。占者謂冬行夏令，主其國滑，至明年甲寅五月果大水，然幸不為菑也。

怪風

萬曆甲寅夏六月十九日、午後、怪風倏起、屋瓦震飛、雨下如注、至暮而止、雷擊死不孝子陳甲于泥壕鎮、其明日二十、復有怪風旋空而至、沙塵漲天、咫尺不辨、威勢更猛于前、恍然發屋折木之象、吳城臥龍街、官橋西首古牌坊、被風吹倒、淪碎無存。

訛言

萬曆甲寅夏四月二十五日、常州江陰縣沿海孟河地方一路、夏政圩間、甲港魏邨間、桃花港數處、盜嘗夜入里殺人、官兵莫救、其日設臺戲、審神、看人逾千、薄暮、遇鹽艘數帆、絡繹而來、居民惕于夜警、訛傳倭

至煽惑萬衆奔突，入江陰城，比到城門閉矣，遂踉蹌走至無錫縣，竟夜奔馳，投明擁入，老幼男女踣藉死者，不可勝計。宗嬭鄰里，拉攏撞搥，至有遺骸棄巷，或拋擲道傍，或投溺水面，傷心慘目，不忍見聞。

人變虎

陝西境內，虎災屢起，萬曆三十三年，某縣村落有居民兄弟二人，其兄常得一虎皮，學為跳梁無賴，一日持皮入山，窺于深榛草中，四顧無人，便解衣脫帽，以身蒙皮，虺躍數迴，變形作虎，路逢樵夫紅女，攫而食之，了不為異。食飽後，藏其皮僻處，還家作人，而返其婦。陰察奔動，心頗生疑，窮之不諱，窺告其弟，鄉兄非人。

類矣。恐將相嘆，弟聞之不信。一日伺其行蹤，隨從而去。行至深山幽絕，高樹垂陰，弟乃登樹候望。徘徊之際，果見其兄騰伏翳蒼良久，衣皮而出，據地一吼，搖頭掉尾，跳躑咆哮。居然一斑，爛白虎也。意甚驚怛，乃徐下樹，還具以白于嫂，共相憤恥。少時，虎為人形，還矣。婦罵云：卿雙目眈之，噉人一何飽耶！因爾大慚。頃史眼角斜張，身漸起白斑色，便豎一脚，徑出門去。經數日，忽有白斑虎來，巡行宅舍，號呼數十聲，宛是愴別，已疾馳去。鄰里忙怕，不敢跡之。時吳人顧郁憲其志，巡撫陝西，親見府縣申報文書，而話于賓客云。

犬登突

明華亭相公徐文貞階，踐撥日久，望重台垣。一日，家人請公祭灶，公既至，爇下，舉頭見犬踞突上坐，公略不為動，望而揖拜如常。祭已，焚紙澆酒，家人見公怡然，亦不加叱逐。此犬徑跳下地，顛蹶而死。相府積年無他故也。馮里包衡說之。

雞生兒

華亭縣蕭塘宋舉人家，有義孫名善緣，畜一母雞，脫下殼中，哺出一小兒，頭顱面目，與人無異，啼声叭叭。其家以為怪也，棄之河濱。數年後，緣子陰懷異謀，將不利其主人，為同謀者所訐，問成大辟於獄。

豬生象

萬曆近年間、山東張秋民家所養母豬、生五象、在事
官僚、具皆聞見、施起部尔志向宋孝廉懋澄說、懋澄
傳向希言說、

吮吻其語

直指李公堯民、家山東濟寧州、萬曆戊戌、公以大理
寺丞在告、起造堂屋五間、屋上初粧吮吻、白晝相共
偶語、匠工駭而立、董太史其昌親見敘之、

豕泥榻

直指李公堯民、家有五豕、並在廳事上踞榻而坐、人
驅之不為動、經積七八載、而李公卒于家、六戊戌年
董太史其昌說、

豕生人

萬曆二十四年七月、山東張秋鎮朱墜民家豕生一子、頭面手足皆人形、其身猶豕、事聞于官、殺而瘞之、時治河司空郎嘉禾人黃承玄也、按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邑且亂亡、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民家亦有此異、

人變犬

萬曆四十年間、長洲縣南鄉陳湖上舍陸允中家畜一犬、且二年餘矣、雄勁多力、常令守戶、亡何為鄰家愚少張乙竊而烹之、乙既沽酒設馘、飲噉自若、投骨于地、盃盤未空、忽狂惑失度、豎起兩目、向其妻蹲視、

作犬言曰。吾負主人租債三百緡。託生其家為犬。三年償畢。然後為人。今止少半年債耳。我不負汝。何故殺而食我。今我償欠未了。魂無所依。我死安能令汝獨生也。其妻呵叱。已便作嗥吠聲。咋其妻喉幾斷。頭面俱傷。鄰里咸至救之。六被齧損。相引而走。直入陸家。伺其所止。壁角敗垣。藁積存焉。踏踐成窟。盤踞而臥。主人就視。若搖尾然。宛然犬也。其妻至。則憤死。搏攫終莫敢近之。果經半歲而死。胥門陳大儒傳說。

雷擊逆婦變獸

萬曆年間。莆田縣民家三婦。並不孝于姑。震雷擊之一婦。變為牛。一婦變為豕。一婦變為犬。其頭與手犹

人、皆獸矣。陳舉人為縣時，親見之。後遇莆人至，詢云：牛豕皆死，而犬尚存。曹明府向陳大儒傳說其事。

牛食人

萬曆癸巳，湖洲范祭酒莊，客家牛與人鬪，咋殺其人食之。其年范公罹于家難。

疫鬼二

東揚民俗，歲除夜，里中男女相聚，叫譟，擊鉦鼓，奔爆竹，喧譁不絕。謂之驅疫。率以為常。時蕭山縣天官尚書魏驥，致政于家。其年椒筵初散，率子孫出步大門外。忽于燈火光中，見有一群藍縷疫鬼，紛然滿路，往來衝突，如投奔狀。尚書笑云：何其鬼怪之多。若此，執

遂厲聲叱曰汝等小鬼今夕且宿吾里中明日可往
西村土豪王家去言訖隱隱聞嘯聲左右但見公指
畫處分如與人言而不覩其形也至春西村大疫凡
王姓者皆遺疫死牙遺無有矣而尚書所居之境獨
安然咸以魏公為神明先是尚書為廣文時分校某
省鄉場出赴鹿鳴宴主司傳命召神相袁生少頃即
到主司指而謂曰此柳莊之子也令細看與宴諸君
孰貴而壽袁生獨詣魏廣文席前拜手賀曰官居一
品壽至百齡奉座無不掩口後以鄉科躋八座年至
九十八而終竟如言

萬曆辛亥春，吳縣相公存日，申太僕用懋為兒娶婦，松陵命叢辰家撰日，誤犯得鬼敗凶，其奩香車鼓樂列燭成行，自胥門入，逶迤由東首太平橋，迤北而西，經鄭家頭，參政宅前，過稠人廣眾，聚觀如堵。參政眷屬亦出看之，其中一女奴無故驚曰：「此嘉禮也，奈何！使憐服者立車之下，我己又驚曰：爾許蓬頭人相隨，車後來也。言未已，群鬼悉擁入參政宅中，拋棄靴屐，拉擺屏障，設食祭之，招靈俱殊。此女奴便姿態失常，寢發狂嘔，十餘日乃甦。是諸猖鬼亦稍減跡，相公府中竟平安如故也。許復初說。